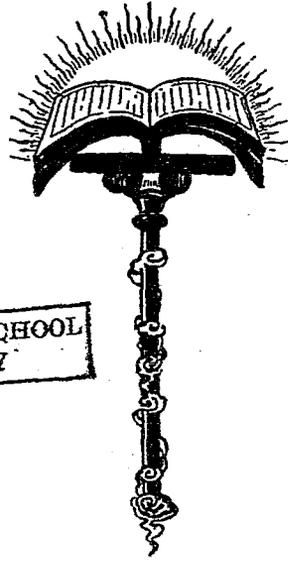


學中
國
語
文
讀
本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用通修自科教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中學
國語文讀本第二冊目錄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蔡元培).....一

歐遊心影錄楔子(梁啓超).....四

三問題(張三眼).....七

爪哇之野豬與蛇(史國英).....一五

人類的將來(朱執信).....一八

給H君的一封信(蔣愛真).....三二

題日本武者先生信後(蔡元培).....四一

製造外國國民(達·文).....四三

地動(葉紹鈞).....四六

最苦與最樂(梁啓超).....五六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乾荷花瓣(瞿世英).....	六〇
一課(葉紹鈞).....	六三
母(葉紹鈞).....	七三
新月(郭沫若).....	八一
風波(魯迅).....	八一
顧老頭子底祕史(玄廬).....	九七
藥(魯迅).....	一〇三
孔乙己(魯迅).....	一一九
我底學校生活底一斷片(愈之).....	一二七
旅行南洋漫畫序言(梁紹文).....	一五〇
郵船上的兩個印度人(梁紹文).....	一五二

中國派的醫生(玄 同).....	一六一
白雲(郭沫若).....	一六三
一念(胡 適).....	一六三
鴿子(胡 適).....	一六四
人力車夫(胡 適).....	一六五
老鴉(胡 適).....	一六六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胡 適).....	一六七
新婚雜詩(胡 適).....	一六八
新聞記者之日日(P T).....	一七二

Yenching Central of Chinese

Studies Library

國語文讀本 第二冊 目錄



中學
國語文讀本 第二冊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啊！創造啊！新思想！新生活啊！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心境，單憑那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



(二)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迹敗露了，叫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聖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三)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經了幾次挫折，就覺得沒有希望，發起厭世觀念，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獨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劇，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

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應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鎮，總有一個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爲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們現在除文字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爲奢侈品，還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囂雜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止見飛揚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鋪門上貼著無聊的春聯，地攤上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生活，什麼能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呢？所以但很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

笑育（選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啟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
鐵路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
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
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
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蕭殺之氣，已是到處瀰漫。院子
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
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

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歷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霧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の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搾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

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彷彿前入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三問題

托爾斯泰著
張三眼譯

一位國王，偶然想及，凡作事有個正當作的時候，怎麼能知道這個正當時候相與的人，也有正當不正當的，怎麼能知道這個正當的人世上的事也很多，什麼是最要的事應該去作的？倘若能知道這三件，無論幹什麼，都不會失敗。

他想了一番，就把這三件事通告全國，能有人能教導他這三件事的，他

一定重重的報酬這個人，那些有學識的人，得了這個通告，都來見國王，但是他們對於這三個問題，所答的都不相同。

對於第一個問題，有人說：要知道作事的正當時候，必須預先列一個時期表，將年月日的限度，一一確定，依照這時期表嚴格作去，凡事都可不失時機。有人說：凡事都預先決定一個時期，是不可能的事。最要的是不可懶惰，忽略過日子，對於諸事的進行，都常注意，擇那最要緊的作去。又有人說：一個國王，對於諸事進行，縱能夠注意周到，但是要他一個決定諸事的正當時候，也是不可能的。最好是用一些有識見的人，組織一個會議，使他們幫助國王，來決定各事的正當時候。但是又有人說：有些事的當作不當作，須立刻決定，不能等到開會議的，並且來決定這個，尚須預先知道將來又遇着什麼事，除非是魔法師，沒有人能預料的。所以要知道作事的正當時

候，必要問那些魔法師。

對於第二個問題，各人所答的也是不同。有人說：國王所最要的人，是他的顧問參議員，有人說是僧侶，有人說是醫生，又有人說，軍人武士是最要的。

對於第三個問題，有人說：世上最重要的事是科學，有人說是戰術，又有人說是宗教的信仰。

國王對於這許多不同的答案都沒有合意的，所以也沒給那一個一點報酬。但是他仍舊想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來，於是他決計去問一位很著名很有卓識的隱士。

這位隱士住在一個山林裏，從不出山的，除了普通平民之外，也不接待客人的。因此國王換上一身很樸質的衣服，親自去求見他，還沒有到那山

洞，他就跳下馬來，交給他的隨身衛兵，叫他停在那裏，他自己一人步行前去。

他去到那裏的時候，那隱士正在他的小茅屋的前面挖土。

他看見國王，向他點一點頭，仍舊挖他的土，隱士的樣子是很孱弱很疲倦的，他每一鋤落下去，不過翻轉一撮土來，出氣是上氣不接下氣。

國王跑上前去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我特來請教你答解三個問題：——如何才能夠知道作事正當時候？」

什麼人是我所必須對於他應該特別看待的？」

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事，必須我首先注意的？」

隱士聽完了國王的話，沒有答他一個字，仍舊起手挖他的土。

國王說：「老先生！你疲倦了，讓我來替你挖一回。」

隱士說：「謝謝你。」他就把鋤遞給國王，自己坐在地上。

國王挖了幾鋤之後就停了，將那三個問題又說一遍，求隱士答解。隱士又沒有答他，自己立起來，伸手去要鋤頭，說：「你休息一回，讓我自己再挖罷！」

但是國王沒有將鋤頭遞給他，仍舊替他挖土。挖過一點鐘的工夫，又是一點鐘，那太陽慢慢的從樹梢後面落下去了。國王將鋤頭停下來，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我特來請教你，求你答復我那三個問題，你就不能答我，也要回我一句話，天晚了，我要回去了。」

隱士說：「看看有什麼人向此跑來了，他是誰？」國王回轉身來，看見一個滿腮生着短髭的人，從樹林中跑了來。這個人用手按着胸口，下面血如泉湧的從手下面流出來。當他跑近國王的面前，就倒在地上叫苦。國王和

隱士把他的衣服解開，看見他的胸部受了重傷。國王很細心的替他洗去血污，用自己的手巾替他敷住傷口。但是那血仍舊流出來，國王又替他把血污的的手巾解開，替他洗淨，將傷口重行敷住。後來血止住了，這人漸漸得有活氣，說要喝一口水。國王又去拿水來給他喝。到了這時候，太陽已經不見了，天氣也就冷了，國王請那隱士幫助他，把這受傷的人，抬到隱士的茅屋裏去，安放在一個牀上。那受傷的人閉着眼，睡得很安穩的。但是國王曾經走了幾步路，替隱士作了工，又爲這受傷的人忙了許久，也疲倦極了，就倒在門口，呼呼的睡去——他也睡得很安穩的，一直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他醒來彷彿彷彿，不知自己現在什麼地方，不知在那牀上躺着滿腮生鬚的是什麼人，那個人也眼光銳利的望着國王。

那滿腮生鬚的人，看見國王醒來望着他自己，就說：「饒恕我！」

國王說：「饒恕你？我不認識你，饒恕你爲什麼事？」

那人說：「你不認識我，但是我認識你，我就是你的一個仇敵。你殺了我的兄弟，沒收了我的財產，我誓要向你報仇。我知你來看這隱士，想在你轉去的時候，邀住你，將你殺了。等候許久，不見你轉去，就從我躲藏的地方爬出來找你，你的衛兵認識我，我和他對抗，他把我殺傷了，我敵他不過，就逃走到此地。假若你不替我止血敷傷，我一定放血而死。我想殺你，你反救我的命。倘若我不死，我願意作你的最忠實的奴僕，並且教我的兒子們都作你的忠實奴僕，只要你願意。饒恕我罷！」

國王聽了滿心歡喜，一個仇敵，就是這樣容易的和解了，並且贏得他一個好朋友。他不惟饒恕這個人，並且允許他，命他自己的僕人和自己的外科醫生來護侍他，並且恢復他的財產。

國王辭了那受傷的人，走出門外來找那位隱士，再求他答復那三個問題。隱士正在門外，跪在昨天所挖的土上面播種子。

國王走近前去，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求你答復我的問題。這是我最後的請求了。」

隱士仍舊彎着腿在地上，抬頭望國王說：「你的問題，已經答復了。」

國王說：「已經答復了？這話是什麼意思？」

隱士答說：「你不知道，昨天不是你憐恤我的疲倦，替我挖了許久的土，你跑了轉去，那個人要殺害你，那時候你一定要悔恨沒有和我停住在一塊兒。所以最重要的時候，就是你替我挖土的時候，我就是那時候最重要的人。你待我好，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後來那受傷的人跑到我們這裏，最重要的時候，是你用心護侍他的時候。你倘若不替他止血敷傷，他就死了，他

對你的仇怨還沒有和解。所以他在那時候就是你的最重要的人，你替他所作的事，就是你最重要的事。

你記着最重要的時期，只有一個，就是「現在，」因為只有「現在，」是我們的力量所能到的。最重要的人，就是現在和你對面的人，因為沒有人知道他自已將來相與的是什麼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待人好，因為要好是人類生活唯一目的。」

哇爪之野豬與蛇

史國英

南洋羣島的天氣，終年是很和暖，所以植物常綠的居多數。深山曠野，海岸河濱，鬱閉蒼翠的森林，差不多到處有的。林蔭翳密的所在，就是猛獸奇禽寄跡的適當地。南洋各島深山裏邊的野獸，種類固然很多，但是虎豹等類大陸性猛獸，是非常的少見，有許多島嶼，聽說從來沒有見過，因此虎豹

少的所在，就變成野豬猴子一類動物的安樂窩了。到山林裏邊去狩獵旅行的人們，猴子和野豬，真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人狩獵野豬的方法，和別處差不多，也用不到我來說，最奇異的是蛇能捕野豬。南洋出產的大蛇，早已著名於全世界，但是知識普通的人，終以爲南洋的大蛇，只有蟒蛇一種，但是據土人說：大約有十多種蛇，長達兩三丈，幹圍三四尺的，還是普通種啊！他的氣力異常的猛，棲息的所在，大概在森林曠野，把身子圍繞在大樹的枝幹上面，若有野豬過此，蛇趁他不備的當兒，就一口咬住野豬的頭頸背脊，那時候蛇的尾巴捲繞在粗壯的枝幹上面，和蠅索的功用相彷彿。蛇既然咬住了野豬頸背脊，就從毒牙裏注射一種毒汁到野豬的血液裏。可是野豬的氣力並不算小，他的頸背脊給蛇咬住，一定拚命的要想擺脫，所以蛇就把身子鬆下一些，隨野豬跑幾步，停一會兒，又把身子收上一些，照

上面的方法，反覆使用。到了後來，野豬中毒受了毒汁的注射，骨格差不多軟化縮小，給蛇用力一捲，更是小了。蛇吃野豬，是囫圇吞到肚子裏去的——整個野豬——蛇的口器雖然發達，可是比已經捲死的野豬很要小一些。當他吞下去的時候，蛇口部兩旁的皮膚，就要暫時破裂了。聽說蛇囫圇吞一個野豬，可以三個月用不着再找食料，只要把吞下去的野豬慢慢兒消化，就夠受用啊。在蛇捕食野豬的時候，若是給附近的人們看見了，就靜等這條蛇兩三個月，吃下去的野豬，大約消化將完畢，這許多人方才出來想法把蛇弄死，有許多種蛇的肉，固然可以吃，但是他們並不把吃蛇肉做主要目的，他們弄死蛇的真正目標，是在乎一兩條的野豬骨罷了——沒有給蛇消化的野豬骨，這一兩條野豬骨，賣到藥房裏，很可以得到一種善價，據說人患了無名腫毒一類外科病，只要把這種骨磨一些，敷在病原的

所在，就不久可以痊癒，這一種藥究竟靈與不靈？我却沒有經驗，這一類病，如此治療，是否合理？我也沒有研究，不過中國醫生一定說這是以毒攻毒的辦法，非常合理，非常靈驗的。南洋土番捉蛇方的法，也是「與衆不同」，蛇的來去，通常有一定的路徑，因為大蛇的身體，異常的粗笨，行動也是很緩慢，他經過的草地，草都給他壓伏在地面，一般土番就可以設法了：就用銳利的刀——南洋土番的刀箭，銳利有名——把刀柄直立插入土裏邊，刀尖向上，蛇經過刀尖，腦腹部就「迎刃而解」，而幾十尺長的蜿蜒蛇，就用這種簡單方法，可以解決他的生命了。（選青光）

人類的將來

朱執信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想將來的人類一定會絕滅，爲什麼呢？並不是因爲別種動物能殺來滅人類，只是我們人類，將來有一天不願意再傳種的時

候，自然再沒有人類出生。他所以推測有這個時候的理由是：

人類照馬羅闢斯的法則，是倍加的。無論什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實行了，到底總有不能養這無窮增加的人口。現在世界人口是十六萬萬，讓他作五十年一倍算，一百年後，也有六十四萬萬了。到那時候，地面已經萬不能再養活人，一定是你殺我，我殺你，纔能彀活，並且免不了人吃人的慘事。但是那時候人民知識，比現在進步，他們曉得了這人殺人，人吃人的原因，都在傳種這件事，因為生兒女的數目，要比死的人多，所以人口一天天增加。到這人殺人，人吃人的地步，保得住一代，保不住十代，保得過千年，保不過萬年，算到無路可通，自然就有第二種辦法。大概厭世的人，常講死是好的，不過能彀死的，實在是少數。在野蠻的社會，自殺是很少的，要等有了知識，纔能彀自殺，然而總是少數。不過要人

類絕種，並不要他自殺，只要他避姪就穀了。他們既然算到無路可通，就一定會想到自己既肯自殺，何苦再來傳種，使子孫受這苦痛。這個想頭一通行子，就沒有人類再出生，一代就完了，……人類是這樣絕滅去了，再過一百幾十萬年，還會有別種動物，也走到這個地步，得了現在人類的智識，也要學人類的避姪，不再傳種，於是乎又絕滅了。世界只管繼續，這個現象，終要循環。

他的觀察，是很深銳的。他所設想的人的心理，是過去，現在，將來進步的人裏頭能設有的。然而究竟有幾層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

- 一，——人類的思想，是不是以這種進步爲止境的？
- 二，——一定的時候，一定的社會裏頭的思想，有沒有一致的可能？
- 三，——在實現這個變形的自殺的時候，會有中途更變不會？

這三層，我都有一點意見。

現在的人，動不動都是講強種強國，自己一族的人，想他一天多過一天，自己一族人所占的土地，也想一天多過一天，這就是所謂大什麼主義大什麼主義，帝國主義了。如果這一班人能穀再稍微進步一點，想着自己儘管把別人通通壓服了，自己的子孫布滿世界，但是幾萬年後，還是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爭麵包拚命，或者也會有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你吃我我吃的時候，一定會把現在那一種興會淋漓的帝國主義大什麼主義丟下了。這是可以有的事。但是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因為現在一般人，在那顛倒夢想一族支配全球的時候，已經有「人類不應傳種來造出苦痛」這一個很進步的理想，那將來一般人能穀發生這個理想的時代，一定早已有比這個更進步的理想出來了。那現在帝國主義，大什麼

主義，遇着了第二種主義的抵抗，就行不通。那將來這個不傳種的主義，碰着了更進步的學說，自然也是退避三舍的。

這個將來的學說，是一個怎樣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到這個時候，當然想不出，但是這個學說的趨向，是可以看得到的。從前的人，是曉得生的快樂，不曉得生的苦痛。這不要傳種的理想，却是因爲看見了生的快樂是靠不住，生的苦痛是免不來的。因爲要免生的苦痛，就連生這一件事情迴避了。所以我們能更想像有一種人，能毅看破了所謂生的快樂，同時又能毅解脫了生的苦痛，這道理，說似很深，實在很淺。因爲人能毅認識生的苦痛，到底是從認識了快樂來的，如果認識了快樂是假的，那要認識這苦痛也是假的，並不艱難了。既然快樂，苦痛都是假的，那認識這生的苦痛不必避一層，差不多不要費工夫了。這最顯著的證明，就在自殺的心理上。凡自殺

的人，都是拿自殺來求免一種苦痛，然而他所謂苦痛，就是他一個求不到的快樂的反映。比方羞愧自殺的，就是求人尊敬褒揚的快樂的反映。因病自殺的，就是求健康的快樂的反映。因貧窮自殺的，就是他求富裕的快樂的反映。因為社會上有得了這個快樂的同他比較，他纔生出苦痛來，如果不然，就不會有痛苦。所以打破了快樂，這一層苦痛也沒有了，也不去尋自盡了，也不要滅種了。因此我斷定人類的思想斷不以避傳種這一級爲止境。

將來的社會，如果弄到人吃人的地步，或者永遠不到這個地步都是不定，因爲人類防止過庶的辦法，是很容易做的。人類的思想怎麼樣呢？大概只有他吃人沒有人吃他的這一步，當然是覺得快樂，不覺得苦痛的。只有人吃他沒有他吃人這一個階級，雖然感着苦痛，他一定是還捨不得快樂。

的。這兩種都是被環境制限住了，沒有進步的思想。到了他可以吃人，也可以被人吃，或者不至於被人吃，也不至吃人這一階級，纔稱爲進步的理想。然而這個階級的理想，也決不一致。一部分人，總是同現在的人差不多，看不破快樂，又捱不住苦痛的，一部分人，可以有不要生命，免除苦痛的思想，再一部分人，就可以有看破苦痛，隨順自然的理想。這是和聲聞和小乘出現了之後，一定有大乘出現一樣的。講到有一個時間，一個社會，完全被不傳種這個主義支配了這件事，我相信是沒有的。

假如這個理想，真是支配了一個社會，把傳種的事情中止了，也決不是約一個期日，自這期日以後完全避姪的，一定是暗中參差錯落來的。他這樣行下去，不消得幾十年，死了大半人了，剩下的中年人，生活上壓迫去了，苦痛沒有了，這個思想，也被環境改變了，人有了生趣了，自然又傳起種來。

了。這個景況，是很容易想得到的。如果說人會想像到「再過幾年百，還會人太多，生活有苦痛，」因此，人還不願意傳種，我就可以說：「人還想到將來的苦痛，橫豎有救濟的，何必擔心，最多不過同這回一樣罷了。」那就可以放心傳種了。所以不傳種這一種手段，是不會澈底的，是會中途更變的。我是說過，這位朋友的觀察，是很深銳的，他所設想，是過去，現在，未來的進步的人能毅有的心理。但是我們不能不探索這個心理發生的徑路。

比方前兩個禮拜，美國有一個天文家的科學上一種臆說，說幾個行星走在一線上，太陽會受影響，地球跟着就有天氣大變動，結果恐怕要成了人類的大不幸。這一個預言出來，中國人是怎樣對付他呢？照我所聽到的，一般人都是說，有什麼要緊？大夥死更好。然而後來新聞紙上就有某國人因為恐怕地球末日快到了，趕快去大飲，大吃，大快活的新聞。可以見得因

爲公理戰勝強權，得了擴張領土的實惠的民族，和附會人家公理戰勝強權，得了一個大教訓的民族，心理上有着差異，是一種不可抗的事實。一個人的觀察，無論如何，不能不受環境的影響。對於當前的苦樂，評價總未免高一點。對於時間空間距離稍多一點的苦樂，評價就未免少一點。這一個分歧成立了以後，就有許多矛盾的事情，不可以理解說的了。

同一個人，同一的苦樂在心理上所生影響，昨天所受的，比去年所受的多一點。明天所受的，比明年所受的也多一點。何以同一種苦樂，在同一個人，會有兩種的影響？這只有「苦樂時差」能說說明他。同一個時候，同一種苦樂，爲什麼這一部分人可以感覺到，那一部分人不能感覺到呢？這個只有「苦樂地差」能說說明他。

比方明天飯沒得吃了，在我們中國人，個個都曉得是苦痛的。如果說明

年沒有飯吃，他已經是不大着急了，爲什麼不着急呢？因爲有許多人都是沒有拿着明年一定有飯吃的把握的，橫豎一年後的事，姑且再算罷。這種心情，是大概的人都相同的。如果講到二十年以後沒有飯吃，那真大概的人不來理會的了。不過真到明年那個日子，二十年後那個日子，他沒有飯吃那一天，這苦痛總是大致相同的。這是中國人的苦樂時差了。然而如果拿法國人民來講，他雖然一般人明年還不是一定有飯吃，在他的政治上經濟上，是比中國人好得多了，他這一般食飯的把握，總算多一點，於是他的看明年沒有飯吃這一件事實，就着重了。就使他對於明天沒有飯吃的苦痛，評價和中國人一樣，他對於明年沒有飯吃的苦痛，一定比中國人感覺得多一點。所以政治上經濟上的進步，有減少苦痛時差的傾向。越進步的人，他越能感覺到以前過去很久和以後隔得很久纔來的苦痛。

又比方中國多數人對於家裏的人的苦痛，是很有同情的，對於同村的苦痛，就不大關心了。講到同省同國異國的人的苦痛，就全無知覺了。然而在外國人，現在總還能設對於同國人的苦痛有同情。這爲什麼緣故呢？就是中國的社會組織，不如外國的進步。這同社會人的苦樂，感應到別人的程度就有差別了。所以社會組織進步，也有減少苦樂地差的傾向。在組織更進步的社會裏頭的人，更能設對於疏遠的人起一種同情。

然而減少只管減少，消滅永遠不能設消滅。無論政治上經濟上的條件怎麼好，社會組織怎樣密，明天的事情，是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情，是明年的事情。沒有相等的時候。同鄉的事情，是同鄉的事情，別國的事情，是別國的事情，也總有分別的。惟其時差地差有減少的趨向，所以從前不放在眼裏的苦痛，漸漸都發現出來，有了支配人的心理的力量。從前以爲幾百年

後不是我們所關與的事情，只拿「我躬不闕，遑恤我後」這兩句話就抹煞盡了，現在却把幾百年後的事情，來當做一種憂慮，豈不是漸漸把很久遠的事情看重了！從前以爲幾千里外的事情於我何干，「各家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了格言。現在想像了社會裏頭有人吃人的事情，便曉得不快活，豈不是漸漸把很疏遠的人的事情看重了！這兩個看重都是自然而來的。所以我這朋友有這個心理和其他去來今三世的有這個心理的人，都是有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基礎的。不是光是發明了一個原理，告訴他一種理論，可以令他成一個信者的。

同時，他這個無視苦樂時差，無視苦痛地差的見解，是武斷的，誇張的，也可以看得出。因爲快樂時差雖然減少，究竟不是全無差別，假使你說一年的差爲十分之一，「拿利息來做比例」那十年的差，就要是百分的六十

五，一百年之差，就要變了百分之九十九有多了。換一個方法來說，就是明年的苦樂，比起今年，要打個九折，那後年的苦樂，比起明年，又打一個九折，似乎很平常，不過這一算下去，十年後的苦樂，就攀不上三成半，百年後的苦樂，比起現在來，就不到千分之一了。時間是無窮的，那將來的苦樂評價，自然也是無窮的了。反轉在苦樂地差來看，現在國界種界，已經是很有勢力的，我們算是能殼看破了這一層，然而最多不過講到人類全體罷了。那人類近親的猴子，從堂兄弟的哺乳類乃至一切動物生物，能殼一概有同情麼？現在我們是無從得到的。那苦樂的地差，必能完全打滅，也是無可疑的。我們理論上雖然四海一家，萬物一體，感情是做不到的。「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並不是遁辭，實在是感情上的不可抗力，「但是這個親，不要拿家族親來限定他。」所以我們看見幾百年後的苦痛，不能和現在的苦

痛一樣，對於可以延長到幾千年幾萬年後的痛苦，更不能看得和現在的痛苦一樣，這是可以確信的。對於必要的人吃人一件事實所發生同情的強弱，也是不能一律的，這也可以確信的。如果說將來人吃人是苦痛，那比我們進步的人，看見我們人吃牛，也豈不覺得苦痛？將來再進步的人，豈不說牛吃草，人也要苦痛？然而牛的地位，比人差遠了，草的地位，比牛又差遠了，同情總有個高低，不能一樣的。

因為有這時差地差，所以幾千百年很疏遠的人的困苦，不能穀搖動他當時最親近的人的快樂。我上頭所說的第二第三兩層，在這一原理底下，不能搖動的。

人類貪生怕死，是錯的，但是貪死怕生，也是錯的。人類只知人生有樂，不知有苦，是錯的，怕了苦，就怕了人生，那是更錯的。將來的哲人，一定要超越

生死，超越苦樂，還是不離生死，不離苦樂，這就是解脫究竟。（選朱執信集）

蔣愛襄給丑君的一封信

蔣愛襄

丑兄：

我和你握別之後，就把行李等物由中華公學運到輪船碼頭，不料那天的輪船並不開艙，乘客須於次日清晨下船，所以十三日的夜間，我就住於法大馬路外灘的名利棧中。

十四日一早下太古洋行之「四川」船——這隻船是開往汕頭香港廣州的——於上午十二時開行。船中乘客，要算做軍官的最多，做工做商的，簡直是絕無而僅有，大約是陰歷歲底的緣故。在船中，除有同行的榮徐二友外，講得來話的人，還不算少，所以尙不至於寂寞。有一天，我偶然問一個江西籍的某軍官——日本留學生——以近來軍界中之情形，他搖頭歎

氣了半晌，才對我道：「不瞞你說，我們如今實在是沒有旁的法子可以想，否則，決不願再做這半盜半獸的生活了……並且南方的軍隊，更是窮困得很……我們軍人的生活，那裏能夠比得上你們的教育事業呢？」再有一個姓徐的軍官——浙江人——他說：「我到廣州去，不過看看情形，並不是想謀事做。我是個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現在的中國政局，實在難使人滿意，我不久就要到俄國的「紅軍」裏面去了……因為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那裏辦事哩。」上面兩個軍人所說的話，我看至少也許可以代表一部分軍人對於中國政治的心理罷！

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到汕頭，陽歷二月十七日，剛巧是陰歷正月初二日，工人、商店，都停止工作與交易，輪船因艙中貨物搬運無人，就此只好停於汕頭，勞工之有功於人們，於此可見矣！汕頭的港口有一個山，據廣東友人

說，叫做石角山——我於地理是門外漢，行篋中又沒帶有一地理書籍，確否却只好問諸地理學家了——上有砲台一座，風景很不好，山上一顆樹都沒有的，某君指了砲台向我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所以非有此砲台防禦不可，可惜這個砲台太小了。」人們如果大家都用真心來接觸，何事不能諒解，爲什麼偏要把許多的良善平民，訓練成了如狼似虎的品性，裝載在專事戰鬥而不乘客的巨艦裏面，來管理這行兇殺人之砲台，以防禦敵人之來攻擊？

汕頭風氣樸實，民情敦厚，這實在是勝過江浙等處，但徧地皆有賭盤，遍處都是賭行——門上標出「邊防經費」四字——這種景象，竟是弄得莫明其妙，教會學校，汕頭很多，而公立學校，亦有不少，我曾參觀一隻廣州旅汕學校，軍隊之在汕頭，隨處都是，因風紀尙好，人民對之還無怨恨之態，

但是公共場所之沒有被軍隊佔據去的，却恐怕不到十份之一了。二十日上午十二時，我船離開汕頭而向香港開往了。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三十五分到香港。香港沒有太古洋行碼頭，所以「四川」船就停在碼頭的外面。上海的名利棧的招待員替我們雇了舢板，駁到兩榮碼頭起岸。當我們的舢板到碼頭時，適香港人民歡送孫中山在兩榮碼頭下船進省，孫中山所坐的，是一隻小汽油艇，上有大元帥旗一面及萬國國旗無數。在孫先生坐船開行的時候，送行者燃放鞭砲和爆竹，孫先生的船上，也是如此，直放到送者與被送者的視線不能相及為止。我們走到香港岸上遇着的第一件事，就是受警察的檢查行李，不過每人的行李，只查一兩件，看起來，總還算和平哩。香港街道清潔，市肆繁盛，因為地小人多，所以房屋都要造到五層或六層，房屋之價格，比上海的要貴到三倍。

以上香港道中來往的人，都表示出一種很正經的樣子，像上海的那種流氓少年，在香港却是沒有看見過。友人唯真兄陪我散步道中，問我道：「你看香港的狀況怎樣？」當時我就隨便的答道：「香港商業很發達，」其實我到了香港，那時不過三個小時，受檢查，進客棧，吃飯，整理行裝……已經廢去了一個小時有餘。

在一個小時有餘的時間裏，要觀察出一個從未到過的極繁華極複雜的香港社會的狀況來，你想如何可能呢？而唯真兄却很誠意的對我道：「香港地方，可以說沒有一個無職業的人的。」這確是一種可愛的景象！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分館，設在香港的荷里活道，牠的經理程雪門君——常熟人——是個和霽可親的人，他曾很詳細的告訴我香港的教育狀況，並且幸虧有他的極誠意的引導，我們得飽覽香港公園之全景。此次出行，

最感困難的事，第一件就是語言之不能相通了，就像到了香港之後，如果沒有余唯真程雪門李耀南三位先生來指點路徑，引導游覽，幫助匯兌銀洋，購買物件，不曉得真要弄到如何地步哩？語言之必須統一，世界語之急宜提倡，我於此而更加相信了。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說，極口稱譽香港政治之良善，那觸目皆是的公賣鴉片店，不知是不是良善政治之成績？

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我就趁香港洋行之「吉生」輪動身，有兩件爲赴南洋者最要注意的事，我現在也把牠寫在下面，告訴於你：「動身前，須種牛痘，不種者，不得登船。」二輪船開出香港口後，再要拋錨停船，由醫生檢查身體，同時須呈驗船票和種痘醫生之證書。

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到新嘉坡，輪船一進了港，就有「華民政司」同醫生來輪檢驗乘客之身體，但是僅僅驗了幾個印度人，也就作數了。新嘉坡

之沿海處，風景都絕佳，英國政府派總督一人，常駐於此，辦理各島——英屬的——政務。新嘉坡的居民，以華人爲最多，土人「馬萊人」印度人次之，歐洲人日本人則最少了。我在新加坡看得最多的，就是鴉片館與妓院。我們同行的，總共是三個人——一個榮渭陽，一個徐浣塵，一個就是我——預擬以檳榔嶼爲目的地，而徐君在新加坡忽然被華僑中學來聘請去了，徐君是我在中華公學的同事，又是極知己的好朋友，不料在半路上就要忽忽話別了。這個時候——頓時走去了一個好同伴——我的精神上就此起了一種很大的變化，所幸我的極誠摯的畏友渭陽兄尚在船中，和我同往檳榔，所以我終究還不至於覺得無聊。

三月一日上午十二時，我船由新加坡開往檳榔嶼了。此時與我同行的，固然只有一位渭陽兄，就是從香港同來的華人，也只剩了十三個了，其餘

的都是印度人，因為這隻「吉生」船，到了檳榔嶼，再要開往印度的加利格搭咧。

三日上午一時到檳榔嶼，我於十二時登岸，檳榔嶼的風景很好，可以說是南洋各島之冠，所以南洋各島的大資本家，都有「別墅」建築於此地。檳榔嶼有南洋時報、光華日報、檳城日報等三家報館——而我已看見過兩種——光華檳城——光華主張很新，今天曾登出世界語學者之宣言一文，有一位某先生，竟有登報招請世界語教師之舉，新文化之在南洋，究竟若何？我現在尙不深知，對於世界語抱有熱忱的人，我已知道的，確有兩位了。南洋有種特異的風俗，在陰歷正月十四五六的三天晚上，不論大小資本家裏的婦女，都盛裝了坐了汽車，出來在各處大街上遊行，以爲元宵的慶祝，南洋人叫她做「賽寶珠」——因爲各個出來的婦女身上都裝

飾了許多的寶石鑽石珠玉——最富的一個女子，竟有裝飾幾百萬之珠鑽的緣故，這種風俗，據友人說，是生長於南洋的華人提倡出來的。南洋的氣溫很高，終年總在九十度左右，不過在一天之內，早午晚夜的氣候，是差不多可以分出四個時期來的。

這封信的大部份，是在船上寫的，因為我很要緊的把我在路上的情形告訴給你，所以寫得不成樣子，就此不顧了。現在再把從上海到南洋的路費，順便寫在下面——至於南洋的詳細狀況怎樣？我在南洋的情形如何？以後再報告罷！

(一)從上海到香港的路費：統艙五元，房艙十六元，特別官房二十元，大餐間二十四元。(二)從香港到檳榔嶼的路費：統艙十六元，二等七十二元，頭等一百三十元。(選青光)

題日本武者先生信後

蔡元培

我讀了周先生所譯的武者先生的信與詩，很有幾種感想，隨筆寫在下面，送給新青年記者：

(一)現在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感情，是壞極了，這因為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的確很不好，武者先生也承認的。但我們並不是說：凡有住在日本的一部分的人類，都是想借了中日親善的口頭禪，來侵略中國的。武者先生與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義，決沒有日本人與中國人的界限，是我們相信的。就是別種新思潮的團體，如黎明會新人會等等，我們也信他決不贊成侵略主義的。不但這一類的人，就是現在盲從了他們政府，贊成侵略主義的人，也一定有覺悟的一日，真心與中國人攜手，同兄弟一樣。

(二)日本人雖然沒有十分覺醒，比中國却已幾分覺醒過來了，這句話

我也承認，不但武者先生這種人，我們很覺難得，就是我們各報上宣布的學說，還是大半由日本間接譯過來的。這就是中國覺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覺醒的人的力量，也還不及日本人的強，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決不用悲觀，一小杯的水，放了一點糖，不多時，滿杯都有甜味。杯子大了，水多了，糖要加多了，融化的時間加長了，這是一定的理。我們正要肯盡量的加糖，不怕沒有一日，不是滿杯甜味的。俄國人的盡力，是我們的模範，武者先生已經說過了。

(二)武者先生固要沒有國界的觀念，但他朝夕接見的，多是日本人，他自然喚醒日本人的方面用力多，喚醒中國人的方面用力少了。然而他遇著機會，還要來敲我們的門。難道我們同在門裏的，還不肯覺醒我們同住的人麼？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四)武者先生偶然住在我們的門外，他有真心愛我們門內的兄弟，來敲我們的門，我們望著他們的門，也覺得他們門裏還有許多不曾覺醒的兄弟，我們懶得敲門麼？我們有機會，一定也要學武者先生，去敲他們的門。這不但是以德報德的意思，也是人類中間一個人應盡的義務。直到全世界沒有一個人不覺醒，纔算滿意。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製造外國國民

達文

「……同學中有未得國人之允許，用國人之名義……國人誓不承認……」一天下午揭示處，高高地貼着這樣的佈告，貼的人是大學四年生，現在做了什麼會長，是校中著名的人。「……同學中交易者照原價打八折……」過了幾天，揭示處又貼着這樣的佈告，貼者也是大學四年生，並且也是出風頭的人。

「……務請諸君詳察，」又一次揭示處貼了有這幾字的佈告。貼者是大學三年生，也是好出風頭的人。

唉，說的都不好意思了！像這類的佈告在該校很常見的，我雖不是該學的學生，但我的朋友告訴我的，我是很相信這種事情，因為他是很誠實待我的。

我再說該學作文時候的情形，鈴聲搖過了許久，一個差不多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國文教授，思想是很舊的，——一步一步的走進課堂裏，「不要噪，不要噪，……」的聲音，常常充滿了學生的耳鼓，可是徒勞無效的。題目出了兩個，任學生擇一個，實則都是腐朽不堪的，那裏有選擇的餘地呢？有一次出了「首陽山懷古」的題目，下面寫着詩文都可以做的字樣，學生有幾個不曉得什麼是首陽山，和懷古是什麼意思的。最奇異的，有個

學生問道：「先生，我沒有到首陽山呵，怎樣做呢？」先生笑了，多數學生也笑了。至於多數學生靜靜地想了半天，沒有寫幾個字，和改了又改，是很尋常的事，抄書也是很常見的事。該校國文是有修辭學一科，教的都是之乎者也的文章，有一次讀的書中，「……撼方張之寇……」學生就問方張是誰。月考的題目，「問兩漢經學家，」一個學生硬把顧亭林去湊數，先生罵這學生說：「顧亭林是明末清初時人，那裏是漢朝人？你真差得遠呵，我教的都不好意思了！」修辭學沒有課本，是發講義的，一次發了數張講義，學生就不知所措了，先生乃在黑板上大書特書曰：第一張首先的字是「箝」字，第二張是「說」字，第三張是「數」字……學生才慢慢的把一張一張的按次疊好。學生對於先生的講解，恰好「對牛彈琴，不入牛耳」的話，也是「言之諄諄，聽之藐藐」的話。

有一天一個學生向一個教育科的教員道：「現在的學制怎樣？」教員回答說：「學制不是教育的範圍，我不管！」聽說這一位教授，就是本大學教育科畢業的優秀學生。

我安慰我的朋友：「貴校同學國文雖不好，洋文必很高明，有了一種特長，也就可以做人了！」他很氣憤的答道：「同學，同學，進了外國人的學堂，終還是中國人，我不好再說了。可是腦子裏想：外國人來辦學堂，原本想製造外國國民的啊！中國人去讀書，不自己注意中文，又怨得誰來！」（選青光）

地動

葉紹鈞

「再講一個罷，爹爹。」

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頰，却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翦齊的髮，

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末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龐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湧現呢。他說：

「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

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

「地動了！」

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也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彷彿在單檣急搖的船裏。

「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呀！」

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上下脣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

「什麼呀？」

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靜，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他再

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一時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的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

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而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

「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矗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

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是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晃，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他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他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他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他，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曬着上下脣，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問道：

「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來再換一個講罷，爹爹。」

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

「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下了下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彷彿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

「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寶寶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他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
「怎麼呢？」

「他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垛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了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

前胸，略微沉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床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喫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

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取了出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喊？』我沒有喫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脣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

「那個人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講話，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拘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龐。

柔語道：

「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地安慰他道：

「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而至於嗚咽了。父親急續講道：

「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懷裏了。」

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

「明兒，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她

的襟上，濕了一大攤。他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而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選東方雜誌）

最苦與最樂

梁啓超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病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避也沒處逃避呀！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錯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

他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家庭社會國家，也可當作一個人看，我們都是曾經受過家庭社會國家的好處，而且現在還受着他的好處，所以對於他常常有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譬如父母有病，不能靠別人伺候，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求醫覓藥，是我力量能做得到的事，我若不做，便是不盡責任。醫藥救得轉來救不轉來，這卻不是我的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譬如我已經定了主意要戒烟，從此便負了有不喫烟的責任。我已經

定了主意要著一部書，從此便有著成這部書的責任。這種不是對於別人負責任，卻是現在的自己對於過去的自己負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真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

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由自己找來，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人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哩！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裏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生來，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

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脫了。（選梁任公講壇）

乾荷花瓣

瞿世英

臥室內的爐火熊熊的燃着，窗外的月光晶晶地照在窗紙上，遠遠地聽見幾處狗吠，時而一陣風來，吹得枯枝索索的響。這時我因爲月光皎潔，有些捨不得他，所以還不曾安寢。

終日奔忙，人也有些倦了。隨便從書架上取了一本書，一看是太戈爾的園丁集，翻開讀了幾首，再抬頭看看月色，此時真似在忘我忘人的境界了。

——可是時候不早了，我應當睡了——再翻過一頁時，猛見當中夾着三四張乾荷花瓣。

我看見這荷花瓣便聯想到……

呵！什麼聲音，刺刺的響着——

「姊姊！我們真苦！薄薄的幾張有黑字的白紙，竟將我們不見天日的壓伏了半生——唉！我們的姊姊妹妹不知都到那裏去了？」

「妹妹！你怎樣來到此處的？」

「我在我家的時候，姊妹行中以我的顏色爲最鮮豔，那時我也自命不凡的臨風玉立。這書的主人便將我用幾個銅子買了回去——幾個錢便將我買了，那看蓮池的人得了幾個錢便也將我賣了……唉！——承他的情，將我養在極精緻的磁瓶裏，頭兩天他還來看看，後來便來也不來了，我

是自由慣的，我在池子裏的時候，下面有魚龜遊戲，上面看得見星月之光，何等快樂——但我那時還是不滿足——在磁瓶裏却動也不能動，不幾天，我便萎謝了。他見我萎謝了，便將我夾在此處……我回想……」

「唉！我們的痛苦，都是一樣的！」

「剛才姊姊所說的話，我都明白了。但我們還算是好的呢……還有些在池子裏，就叫人折損，弄得花瓣零落，五體不全的。還有些買來不幾天，就擲在土車上了的。還有些叫人炸吃了的……我們苦得很哪！」

「我想在池子裏的姊妹，必然還是十分的快樂呵！」

「唉！姊妹！世界上那裏有快樂……即使有快樂，也是相對的，一時的，——那裏來的永久的快樂呵！」

「那麼他們也和我們一般的痛苦麼？一般的受束縛麼？」

「無論是誰，都是被下面的老根拌住了不能動彈的——我們的那些姊妹們，後來每人都從自己胸中擠出一個蓮蓬來——他們說生蓮蓬是我們的責任——唉可憐啊！生了蓮蓬之後，我們便一瓣一瓣的掉在污濁的池水裏，漸漸的作踐了，消滅了，我們死了，——再換一池新的——新的，唉！也不是和我們一樣的苦？」——這時她們似乎都嘆了一口氣——

皓潔的月光被一陣黑雲遮着，烏沉沉地沒有一點光亮，風聲却大了些，爐火漸漸的下去了。

但她們嘆息的聲音，似乎還可以隱隱約約的聽見——（選小說月報）

一課

葉紹鈞

上課的鐘聲，叫他隨着許多同學走進教室裏，這個他是習慣了，不用思慮，純由兩條腿做主宰。他是個活動的孩子，兩顆烏黑的眼珠流轉不停，表

示他在那裏不絕地想他愛想的念頭。他手裏拿着一個盛燧燧的小匣子，裏面有幾頁嫩綠的桑葉，有許多細小而灰白色的蠶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將匣子擺在書桌上，兩個膝蓋便是他的第二張桌子。他開着匣蓋，眼睛極自然地俯視，心魂便隨着眼睛加入小蠶的羣裏，彷彿他也是一條小蠶。他踏在光潔鮮綠的地毯上，嘗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地快樂！那些同伴極和氣的樣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種婉變優美的舞蹈，何等地可親！

許多同學，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裏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語，忘形而發出大聲的。也有離了坐位，起來徘徊眺望的。總之，全室的兒童沒有一個不動，沒有一個不專注心靈於一件事。倘若有大繪畫家，大音樂家，大文學家，或用彩色，或用聲音，或用文字，把他們此刻的心靈表現出來，沒有不成絕妙的藝術，而且可以用一個題目，叫做「動的生命」。然而他那

裏覺知環繞他的是這麼一種現象，而自己是動的生命的一個呢？他自己是變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條小蠶。

冷峻的面容，沈重的脚步聲，一陣歷亂的脚聲，觸着桌椅的聲，身軀輕輕地移動聲，忽然全歸於寂靜。那些接觸於他的耳目，使他由小蠶回復到自已。他看見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來了，才極隨便地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完整潔白的理科教科書，攤在書桌上。那個儲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現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屜沒有關上，便極敏捷地將匣子放在裏面。這等動作，他有積年的經驗，所以決不會使別人覺察。

他手裏不拿什麼東西了，他連絲的深沈的思慮却開始了。他預算摘得的嫩桑葉可以供給那些小蠶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要去采，同王復一夥兒去采。」他立時想起了盧元，他的最親愛的小友，和王復一樣，平時

他們三個一同出進，一同玩耍，連一歌一笑都互相應和。他想：「那位陸先生爲什麼定要盧元買這本英文書？他和我合用一本書，而且考問的時候他都能答得出來，那就好了。」

一種嚴重高響的語音振動着室內的空氣，傳散開來，「天空的星，分做兩種，位置固定，並且能夠發光的，叫做恆星，旋轉不定，又不能發光的，叫做行星……」

這語音雖然高響，送到他的耳官裏便化而爲低微，——距離是非常接近呢。只有模模糊糊斷斷續續的幾個聲音，「星……恆星……光……行星。」他可以聽見，他也不想聽明白那些，只繼續他的沈思，「先生越要他買，他只是答應，略爲顛一顛頭，偏偏不買，我也曾勸他，「你買了罷，省得陸先生天天尋着你發怒，」他也只顛一顛頭。那一天陸先生的話真使我不

懂，什麼叫做「沒有書求什麼學？」什麼叫做「不配？」我從未見盧元動過怒，他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却怒了，他的面龐紅得像醉人，鬢髮的近旁青筋漲了起來，眼睛裏淌下淚來，他挺直了身軀，很響地說：「我沒有書，不配在這裏求學，我明白了！但是我還是要求學，世界上總有一個容許我求學的地方！」當時大家都呆了，陸先生也呆了。」

「……軌道……不會差錯……周而復始……地球」那些語音又輕輕地激動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實行了他的話！明天他就沒有來，一連幾天沒有來，我到他家裏去看他，他的母親說他跟了一個親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他現在做什麼？他為什麼肯離開他的母親？」他這麼想，回頭望盧元的書桌，上面積着薄薄的一層灰塵，還有幾個紙團兒，幾頁乾枯的小桑葉，是別的同學隨

手丟在那裏的。

他又從乾桑葉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來，看了王復，采了桑，暢暢地遊玩一會，然後到校，大約還不至煩級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個符號。但是那裏去采呢？亂磚牆旁桑樹上的葉小而薄，不好。還是眠羊涇旁的桑葉好，我們一準到那裏去采，那條眠羊涇可愛呀！」

「……熱的泉源……動植物……生活……沒有他……試想……怎樣？」方先生講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龐現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樣」兩字說得何等搖曳盡致。停了一會，有幾個學生發出不經意的遊戲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們的大火爐！」語音雜亂，室內的空氣微覺激盪，不穩定。他才四顧室內，知先生在那裏發問，就跟着他人隨便說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條眠羊涇，「一條小船，在涇上

慢慢地划着，這一定是神仙的樂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條沒人的小船停泊在那裏，我們跳上船去，撐動篙子，碧綠的兩岸就搖搖地向後移動，我們都拍手歡呼。我看見船舷旁一羣小魚游來游去，活動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魚兒不知那裏去了。盧元也學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濺得我滿臉的水。這個引大家都笑起來，說我是個冒雨的失敗的漁夫。最不幸的是在這個當兒看見級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來！他趕到我們船旁，勉強露出笑容，叫我們好好兒上岸罷。我們全身的，從頭髮以至腳趾裏的興致都消滅了，就移船近岸，一個一個跨上去。不好了！我們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變了。他責我們不該看得生命這麼輕，又責我們不懂危險，竟和危險去親近。我們……」

「……北極……南極……軸……無」夢幻似的聲音有時使他約略聽

見，忽然有繁雜的細語聲打斷了他的沈思。他看許多同學都望着右面的窗，輕輕地指點告語。他跟着他們望去，見一個白的蝴蝶飛舞窗外，兩翅鼓動得極快，全身幾乎成爲圓形。一會兒那蝴蝶撲到玻璃上，似乎要飛進來的樣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體向後倒退，還落了些翅上的白鱗粉。他就想，「那蝴蝶飛不進來了！這一間寬大冷靜的屋子裏，倘若放許多蝴蝶進來，白的，黃的，斑斕的都有，飛滿一屋，倒也好玩，坐在這裏才覺得有趣，我們何不開了窗放他進來？」他這麼想，嘴裏不知不覺地說出「開窗」兩字來。就有幾個同學和他唱同調，也極自然地吐露出「開窗」兩字。

方先生夢幻似的聲音忽然全滅，嚴厲的面容對着全室的學生，居然聚集了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棄去那蝴蝶。方先生才斥責道，「一個蝴蝶，有什麼好看？讓他在那裏飛就是了。我們且講那經度……距離……多少度。」

以下的話，他又聽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書，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那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時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那裏去了？倘若飛到小橋旁的田裏，那裏有剛開的深紫的豆花，發出清美的香氣，可以陪伴他在風裏飛舞。他倘若沿着眠羊涇再往前飛，一棵臨溪的楊樹下，正開着一叢野薔薇，在那裏可以得到甘甜的蜜。又不知他還來這裏望我麼？」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歸來的蝴蝶。夢幻似的聲音，一室內的人物，於他都無所覺。時間的脚步本來是幽默的，不斷如流地過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兒辨知。

窗外的樹經風力吹着，似乎顛頭似乎招手的樣子舞動，那種鮮綠的舞衣，優美的姿勢，竟移動了他心的深處的相思。那些樹還似乎正唱一種甜美催眠的歌，使他全身軟軟的，感到不可說的舒適。他更聽得小鳥複音的

合唱，蜂兒沈着而低微的祈禱，忽然一種懷疑——人類普遍的玄祕的懷疑——侵入他的心裏，「空氣傳聲音，先生講過了，但是聲音是什麼？空氣傳了聲音來，我的耳又何以能聽得見？」

他便想到一個大玻璃球，裏面有一隻可愛的小鐘，「陳列室裏那個東西，先生說是試驗空氣傳聲音的道理的，用抽氣機把裏面的空氣抽去了，即將球搖動，使鐘杵動盪，也不會聽見小鐘的聲音，這個不知可真是這樣？抽氣機我也看見，兩片圓玻璃裝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會見他怎樣抽空氣，先生總對我們說，「一切儀器不要將手去觸着，只許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兩耳，看出聲音的道理來？」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是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學的時候，

他常常走到野裏領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糾結牢固了，那人爲的風琴那有這等吸引力去解開他們的糾結呢？

「……」他沒有一切思慮，情緒……他的境遇不可說。

室內動的生命，重又表現出外顯的活動來，豪放快活的歌聲告訴他已退了課。他急急開抽屜，取出那小匣子來，看他的伴侶。小蠶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和自然牢固地糾結着。（選隔膜）

母

葉紹鈞

弱小的菊科的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顛顛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

我們看那些學生一個個挾着書包，從竹籬外走出門去。竹籬上生滿了蕩蘿，綠的葉有些兒枯黃了，小的紅花此時已皺了攏來。那些學生往往立

停了，采些花兒葉兒拿在手中，一壁玩弄，一壁慢慢地出去。

學生們都去了，我們就移了椅子在廊下坐着談天。那些階前的秋花，值不得做我們的談資，不知如何却談到了兒童問題。一位姓文的是個富於情緒而又偏於直覺的，伊常常有說不出的憂愁，又常常有莫可名的喜悅。伊剛才二十三歲，伊對於這個問題頓有一種預測而堅定的主張。伊說：「兒童是家庭的安慰者。人生垂老，倘若沒有膝下的子女，一身算什麼呢？往後靠着誰呢？」一位姓簡的是個持獨身主義的，伊很有剛毅的性質，聽了文君的話，表示很不屑的神情，說道：「自己的事業便是唯一的安慰者。雖然垂老，依舊有事業，就繼續不絕的有安慰。兒童算什麼呢！」

這個當兒，我的注意力却被一位姓梅的吸引着。伊聽了兩人的話，眉目間的憂思格外深濃了——伊平時也露不喜歡的樣子。伊的眼睛望下直

注，但並不是看伊的手指和伊的裙子，也不是在那裏觀賞階前的花，伊直內觀到心裏最深奧的地方，靈魂最繫戀的東西！伊二十五歲，是今年暑假後才來的，和我們是新交。我們看伊不大歡喜說笑，就難得和伊攀談，所知於伊的也因此不多了。伊教授學生非常認真，伊的沈着的讀音，清亮的講解，隔三個教室都聽得見。但一出教室，伊對學生彷彿不相識似的，不比我們常常牽着他們一大羣，說着，笑着，唱着，互傾自然的童稚的戀愛，伊只坐在休憩室裏默想。

我被好奇心驅策着，便問伊道：「你是已有子女的人了。請問對於文簡二君剛才所說持什麼見解？」

伊定一定神，像是特別記憶伊剛才所想，怕他乘機脫逃似的，才很不經意的答道：「我不望他們來安慰我，也不想靠他們，然而他們是可愛的，所

以他們是必需的。」

文君便接着說道：「你不該離開了他們到這裏來。我若是你，一定不這樣幹。」

梅君聽了這句話，很憂愁而興奮的說道：「誰願意這樣幹！並且誰也不會教我這樣幹！然而有個不可抗的勢力使我不得不這樣幹！」伊的聲音像琴弦一般抖動了。「我幾曾離開過他們！上半年我在本地任事，每晚看他們的笑靨，日間空一點鐘沒課，還抽身去擁抱他們一回。誰知這就是我的錯處，人家說我太戀家了！如今我到了這裏來，一個留在家裏，一個寄養在人家喫乳，他們在那裏是怎樣情境，我一些也不曉得。我夢也做夠了，醒的時候——像現在——也差不多是夢了，然而只來得一個月呢。我想到下月，再下月，明年，後年，我真怕！我真不能想了！」

簡君雖曾說「兒童算什麼呢！」却也發一聲同情的歎息，我和文君自然更爲感動，所以再也說不出什麼。

風也不起，蟋蟀也不叫，花間小蟲跳躍的微聲也沒有，晚陽本來是無聲的，我們四個人真坐在寂靜的空閒裏。

秋節到了，學校裏放假，梅君趁了航船歸去——伊天天在那裏計算盼望的居然到了。我知伊的心一定比伊的身體先到家裏，伊的靈魂一定先在那裏撫抱慰愛伊的兒女，當伊在航船上的時候。

隔了一天，伊來了。伊的眉目間更加上幾分憂愁的記號，伊的靜默失神，不大說話，也更加厲害了。論理伊記望伊的兒女，回去看了一趟，伊抱他們在懷裏的時候，那種雙方感受的靈的安慰，便該改變了伊的眉目。然而伊適得其反，這不是一個疑問，又足以引起我的同情心好奇心麼？

天上灑了一回斷斷續續的雨，就黑了下來。桐樹的葉發出吹動的乾枯的聲響，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室內點上了燈，我們蒙那暈圓的光懷抱着，覺得他是比較的親切有味。

梅君坐在一個籐榻上，呆呆地出神，眼角還滲出些晶瑩的眼淚。文君熬不住，就直捷問伊道：「你的兒女在家裏一定很安好。他們見你到家，不知怎樣依戀你呢？」

梅君的淚離開了伊的眼眶了，繼續還有得滲出來，但也留不住。伊發出悽慘的聲音回答道：「歸去……使我傷心罷了！出來更使我傷心。然而此刻又有在這裏了！」

「你遭到了什麼了？」文君接着問。我和簡君注意力也都集中於伊。
「我那還沒斷乳的孩子，寄養在人家的，他先前是又白又肥，小拳頭竟

像半個玉斲的球，如今却變了！皮膚裏顯出灰白的顏色，眼睛低陷下去，兩頤也瘦削了一半。他不是我初來時那個模樣了！

「這也不能怪人家！他們有自己的孩子，母親的乳自然是孩子的權利，我兒却去分人家的孩子的權利，他們的孩子也換了模樣了，和我兒正在同一的命運裏！」

「我去看他，他只是對我哭，我抱他在懷裏，許多無形而銳利的箭攢集我的心裏，想給他喫一頓克量的乳罷，我自己一滴也沒有了！想給他換個人家罷，我又何忍再去分別一家的孩子的權利！我真沒法，足足哭了兩點鐘，他們說：「常常給他吃些糕餅作爲補充品。」我也說：「以後更多給他吃些糕餅罷。」其實這句話是我的下意識了。」

我和文簡二君的情緒都緊張了起來，我自己覺得脈搏快了好些，但除

了梅君顫動而變常的語音，室內更沒別的聲音。

「我如夢如醉的離開了他，」伊揩着眼淚繼續說：「我真忍心！」家裏的大女兒又哭着向我說道：「你要走開去，何不帶了我同去？你今來了，不放你去了。」我沒有話答伊，只有哭，只有醉夢一般的哭。

「欲就此留在家裏罷，我還有別的責任！想起再來，又怎忍再來！後來我的腦子不能想了！我的脚載着我的身體走上了航船。兩岸的景物什麼都沒看見，同船有幾個男，幾個女，幾個老的，幾個少的，也沒有覺察。直到剛才一陣沙沙的雨打在桐葉上，方始提醒了我，知道我又在這裏了……」

伊說不出別的了。我們也沒有話說，只噓着氣，瞪着目，各自辨那描寫不出的感覺。

窗外桐葉吹動的乾枯的聲響，依舊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選隔

膜)

新月

郭沫若

小小的嬰兒，

坐在簷前歡喜，

拍拍着兩兩的手兒。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夕陽的返照，

還淡淡地暈着微紅。

原來是黃金的月鏢，

業已現在西空。

風波

魯迅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纔喘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煙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熟蓬蓬冒烟。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啊！」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掣破芭蕉扇敲着凳腳說：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

好立刻就要吃飯了，還吃炒豆子，吃窮了一家子！」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朵却還不很聾，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大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摔，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麼？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稱，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方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死到那裏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却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

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時事，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閩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但夏天吃飯不點燈，却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烟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他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七斤慢慢地抬起頭來，歎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七斤又歎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麼？」

「皇帝要辮子。」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搽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吃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麼？」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響，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飯，偶然擡起頭，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却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伊便知道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吃飯的人都站起身，拏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裏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却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們連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麼？」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裏，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趙七爺說，「現在的長毛，只是剪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這樣的麼？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從前的長毛是——整匹的紅緞子裹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抱到脚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黃緞子，——我活夠了，七十九歲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

趙七爺搖頭道，「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更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人翦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吃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場人物，被女人當大眾這樣辱罵，很不雅觀，便只得抬起頭，慢

慢地說道：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候……」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啊！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糊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拏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

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插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一巴掌打倒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卻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遠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當他，

「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衆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把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王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烟管顯出那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

嗡嗡的一陣亂，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了，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七斤將破碗擎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煙，但非常憂愁，忘却了吸煙，象牙嘴六尺多長湘妃竹烟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想計畫，但總是非常模糊，貫穿不得。一瓣子呢瓣子？丈八蛇牙。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上城纔能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擎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烟管和一個飯碗回村。

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

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麼？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暗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說：「你在城裏聽到些什麼麼？」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罷了？」

「我想，不坐了罷。」

現在的七斤，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吃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隻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個銅

釘的飯碗，在場上一顛一拐的往來。（選新青年）

顧老頭子底秘史

玄虛

顧老頭子，住在鵝溪村梢頭，他年紀約摸有七十多歲了。他是從別處搬到鵝溪的，搬來的時候，只有一個大肚的兒媳婦，不到半年，他的兒媳婦生了一個小孩子，纔滿月，他的兒媳婦死了，顧老頭子就要雇一個奶娘乳養他底孫子，換了許多次數，終於是一個啞婆當選的。他每天清早必定抱他孫子出來到河沿口立一陣，一老一小不同的紅臉孔，映着早晨的天光水光山光，別有一種相續的人生樂趣。

鵝溪本來是個小村子，全村不上百戶人家，這些人家都是種除租田或打短工過活的，自從顧老頭子搬到鵝溪兩年後，這些窮人家每逢過年過節，都增進不少的快樂，因為升羅頭米過日子的人家，到了年關節關，總要

受鎮上那些小商店的逼帳，願老頭子常常檢得十分爲難的。人家接濟些，所以村上一些天年不濟窮得沒路走的都過得去，他又常常替村子上排解些偷鷄盜狗的小口舌，村子上本來就不討厭這沈默和靄的老頭子，從此更覺得他是慈祥可愛的，無大無小都喊他「願老頭子」，也是敬愛他的意思。

鵝溪離鎮上約兩里多路，路是很崎嶇狹小的，半路上還有三座橋，已經說不定幾時要坍塌了。願老頭子在村子上見人不多談話，只是微微地笑，人家也願意接受他的笑，而且還他一個笑，他却每天中飯後一定要到鎮上去泡一碗茶，坐聽茶店裏的大頭天話。

有一天，願老頭子間壁住的大八太娘，排天排地哭向鎮上那條路上去。願老頭子剛抱着孫子回家去，聽見哭聲，便把小孩子交給奶娘，蹺出來，門

口已經錯錯落落立了好幾個人，大眾指手畫腳，說大八太娘底兒子，怎麼拿着一細布，怎麼朝鎮上走，怎麼踏着一塊蹊蹺石板，怎樣翻落水，阿二怎麼喊，阿三怎麼趕上去，阿大在對岸怎麼跳落水車撐着船去救，阿狗怎麼躲下水去，怎麼撩起來，可是已經沒有氣了。一細布還半沉半浮地在野茭白叢裏……話沒說完，一個很壯健的男子，倒背着一個慘白色像落湯鷄的大八太娘的兒子，飛風跑來，氣喘喘地說：「不相干了，不相干了！」背後緊跟着一個披頭散髮直聲喊的大八太娘。原來大八太娘種了八畝賒租田，伊因爲人手太少，收成也就減色，舊年還欠落八斗零點尾租，約好做出布來還，今天正是約定的日子，所以一早叫伊底兒子拿布到鎮上去賣。人多口雜，這個「怨命」，那個「說數」，放着一個死的屍首一個活撞的婦人在一裏圓的人牆裏面沒主意，只聽見有人「哼」的歎了一聲長氣。大

衆尋着歎聲起處，正是從來沒聽見過發歎聲的顧老頭子發的。

大衆登時沉默下來，顧老頭子戴着從來不戴的靑黃臉色，射出銳利的目光，從白鬚鬚裏面輕輕地發出三個字「算我的」，於是大衆又噪起來，「棺材」「租錢」「好事」「緣分」一大片紛亂簡單的口號當中，又有大八太娘哭着說：「我人都沒有了，還管什麼！」

顧老頭子從這件事發生後，愈加沈默了。有一天，從鎮上吃茶回來，態度似乎很高興似的，村上的人每天碰着顧老頭子，總喜歡迎上去喊他一聲，這也算村衆排日要做的功課，這天見他高興，大衆也覺得和他更親切些，顧老頭子卻又沈默了下來，一直回家去了。這一夜他家裏來了一個客，是一個和尚。顧老頭子說：「兄弟，這四年來你幹了那些？」和尚說：「四哥，我們想做一樁最大的積極的事，總幹不來，無非東一鱗西一爪印些破壞的

形迹。這些形迹，不但不能使社會上有恐怖的覺悟，反連累着許多小東西吃零碎苦痛，助長佞們高堂大廈的威風。」顧說：「你變了主義麼？」和尙說：「不，主義倒沒有變，我總覺得這種手段太微弱了，不發生多大的影響。」顧說：「天下人做天下事，能做一點，就算一點，做了一點，就是一點，我們自己記上我們所做的成績，用不着什麼史官記載名人傳錄的，況且從劫富濟貧這條路上走去，能做的儘多，識得的也不少，這是我們所要保存的國粹啊！你說「影響微弱」，我想不盡然，只要把手段放大，範圍展開，破壞一方面倒不是難事，只有建設的事業，稍稍有點障礙，但是我們另找一個方面來出頭，也不是一件做不動的。」和尙說：「你的話固然不錯，只是找別一方面出頭，那裏有一個人靠得住的。」顧說：「你真傻了，所謂別一方面，並不是另外找人，便是我們淘裏，換方面出頭做事，例如你是一個和尙，

人人都認識你是和尚，叫你也叫和尚，你既在一個小小寺裏做了方丈，如果你願做一樁兩樁積極的事，譬如修橋鋪路造涼亭，你就不妨出去募化，募化的方法，形式上雖和別的和尙一樣，骨子裏仍舊用得着我們底法子，難道不能夠出面去做麼？」和尚說：「這個方法妙極！四哥！你有什麼要做的沒有？」願說：「要做的儘多着，我既說到修橋補路，我們就從修橋鋪路做起，鵝溪到鎮上的路，就是該鋪修的，我已經約計過，大約只要九千多塊錢，你如果獨自募化不來，我也可以同着撓三把的。」和尚說：「那麼，我明後天就到鎮上和你這村子裏擺一個募化架子。」願說：「好！」

不過半年，鵝溪村到鎮上的路，修得很平整了。大家傳說「是一個苦修和尚募化成功的。」修路之先，鎮上有兩家大當舖着了賊偷，足足失去一萬塊錢，大家都紛紛議論過，「這筆錢早該拿來修路豈不好？」（選覺悟）

一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裏，便瀰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接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屋子裏去了。屋子裏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過去，

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麼？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裏冷的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着門的鋪子，蹙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卻也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腳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的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

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着，一隻手卻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耳無聞目無見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

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長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滑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背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竈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竈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擎着一片

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竈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籠裏，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時，店屋裏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蹙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來問話。然而沒人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拏着自己兩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却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接着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着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躺一躺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都圍着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扣，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紮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站着，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

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茶碗茶葉出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拏來，趁熱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嘆。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顏色，似乎有些不悅，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趣着走開了。這康大叔却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

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了，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來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一個人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竈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啊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問底細的，他却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捨不出一滴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璧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冷，打不怕，還要可憐可憐哩。」

花白鬚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呢！」

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鬚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座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

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印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着死刑和痲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富翁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纔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座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他短髮，確乎比去年白的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掛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顏色，但終於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座

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通，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踉踉蹌蹌退下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却不覺也吃一驚，

——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却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

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息了，枯草枝枝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倒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許多工夫過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的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

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的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選新青年）

孔乙己

魯迅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豫備着熱水，可以隨時燙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羹，或茴香豆，做下酒物了。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着長衫的，纔有進店面隔壁的廂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吃喝。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伙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

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看着黃酒從罈子裏倒出，看過罈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罈子放在熱水裏燙着，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羸水很也爲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燙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面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記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着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中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鬍子，穿的雖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五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

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答應，對櫃裏說：「燙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癡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不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曾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

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却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面，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都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罵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

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麼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麼？……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記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癩癩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麼？」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鼓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嘆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發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又在笑聲裏走散。

孔乙己是這樣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了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

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結他的賬。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年，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眼坐著，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燙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却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著。他面孔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燙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却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

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熱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不一會喝完酒，也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清明，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還端午可是沒有說，再到中秋也沒有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並沒有別的深意。但使活字排印了發

表，却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底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爲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裏面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極可歎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生猜度，害了讀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廿六日記。

我底學校生活底一斷片

愛羅先珂著
愈之譯

一

我是個瞎子。我在四歲時，瞎了眼睛。那時我哭泣着呼號着，脫離了白晝的光明的，五色繽紛的，有無窮希望的世界，變成了黑暗的「夜」之國民。這一樁事是好的還是壞的呢？我可不知道。我只覺得「夜」繼續着，而且將要永遠繼續着，待到我底生命絕滅了纔止。但是，我咀咒他麼？不，確乎不

是從前著名的盲著作家霍克斯先生 (Hawks) 在他底 "The Hitting of the Dark Train" 裏邊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的廣大和驚異——指示給我。白晝指示給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夜指示給我的，却是神的宇宙。夜雖然帶了痛苦給我，夜有時也帶了悲慘淒切給我，可是在夜裏，我却能聽得許多星兒一塊兒唱歌着，在夜裏我又能學習着理解自然，從自然中發見自然之神。」

霍克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幼小時候先去了一足，到十五歲時又瞎了眼睛，可是後來他著了許多關於動物生活的著作，到底成爲美國一個最大的自然科學家。現在我也能這樣說不能呢？要是我和霍克斯一般，住在大森林中安適而又華美的屋子裏，許多家屬圍繞着，那麼我也許可以

說同一的話。但是，我雖然渴慕自然的佳景，我却時常在莫斯科，倫敦，東京那麼大都市繁喧中生活着。在那些都市的繁喧中，夜並不能使我聽得許多星兒底唱歌，夜也不能教導我理解自然，更從自然中理解自然之神。夜教導我的，是別的幾件事情，但現在我不說這個，說要說的是在學校中他們教導我的那些事。

我在九歲的時候，他們把我送到莫斯科底盲童學校裏去念書。那所學校彷彿是和全世界隔絕的，學生們在空閒的時候，不許走到學校外邊去，甚至也不許到父母家裏去。我們整日地被先生看管，連一刻也不放鬆。有一次，先生教給我們，說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所以人類雖這麼多，都還能找一塊地方，在地球面上生活着。我底朋友臘賓 Lars —— 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 —— 便問道：「要是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我底父親爲什麼竟

不能得到一片耕地，却時常租種着阿洛甫伯爵 *Gr. fo. Oreat* 底田呢？」於是先生因為臘賓發的是「愚問」，便把他責罰了一頓，因為在我們校裏，我們對着先生，是只准發那些「智問」的。

過了不久，先生問臘賓，「你剛纔問的是「愚問」，你現在自己明白了沒有？」起初臘賓還沒有明白，先生便叫他立着，等他明白了他底問語底愚蠢時纔止。過了半點鐘，臘賓纔算明白了，於是先生纔算許他坐下。下課後，我問臘賓，問語愚蠢的地方究竟在那兒，他回答說不知。我又問：「你剛纔不是說你已明白了麼？」臘賓答說，「我明白的，乃是爲發問而受罰而直立，這纔是愚蠢的事哩！」

先生又和我們說，人類分成許多的種族，如白種，黃種，紅種，黑種等等，最進步最文明的是白種，最野蠻的是黑種和紅種，於是臘賓又立起來問道：

「我們被稱做最進步最文明的種族，是不是只因爲我們有白的皮膚呢？」別的一個孩子也起立問道：「在夏季裏，有許多人被太陽曬得漆黑了，他們不是都變了野蠻麼？」先生說他們所發的兩問，都是些愚問，因此罰臘賓和別一個孩子都直立着，等到他們明白了自己底愚蠢纔止。

二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 *Sor. Parf. of* 底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底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幫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來到莫斯科，柏洛甫便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底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旁，他便來參觀。於是他穿着中國衣服，腦後拖著大辮，來到我們底校裏。他非常和氣，而且准許我們去摸他底衣服和辮子。我因爲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了他底

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底手和黃種底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黃種麼？」

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底手和白種底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多了，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較我們底彌海印 *Mishaina* 總要和善些兒罷。」

（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他們不許我們吃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底失禮時纔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纔明白，纔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

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章底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底手，滑澤的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但比我們底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底白種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吃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底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得戰慄着把剛纔所說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冰冰的石板地上一齊跪下，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底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身。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吃——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底過失。我們把中國人底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底頭

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底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底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為他束着奇異樣子的裙，他拖着滑稽的辮髮，在他年幼的時候，把他底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腳……」

我們底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底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賓却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裹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賓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做的啊。」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底野蠻的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道謀自己底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什麼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臘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十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了，我們自然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底兒子，對於女兒却很淡漠，他底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來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大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當作晚餐，他捉住鸚鵡時便放

到嘴裏把他嚼死……」

「夠了夠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來了。於是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吃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我們底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却一句都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吃，倒擔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啊？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吃一些東西呢？」臘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吃東西，因爲我們對那黃種的李鴻章，實在大惡毒大蠻橫了啊。」先生聽了，一個字都沒有說。在那日晚上，我們在夢中又看見那個李鴻章，他束着異樣的裙，腦後拖

着滑稽的辮髮，但他却怎樣地和善，他底兩手却又是怎樣的滑澤而且可愛啊！

三

先生教給我們，凡是國家都各有統治的君主，國家要是沒有君主或統治的人，便像學校裏沒有監學，便決不會進步了。我們聽了都忍不住要笑了，因為我們在學校裏，最快活的便是監學先生生病的時候，在那時我們可以自由取樂，凡是有趣的玩意兒，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玩耍，有趣的故事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講談。這時先生已看出我們臉上的笑容，便怒着說：「我講的沒什麼可笑，你們爲什麼要笑呢？無可笑而笑，這可以證明你們底愚蠢。」於是我們都默着。

先生繼續講授下去，說：「現在單講俄國，我們有一位皇帝，他在頭上戴

着寶貴的皇冕，在身上穿着寶貴的御服，他坐在寶座中，在手裏捧着玉笏……」

臘賓打斷先生底話，問說：「但是假如皇帝底頭上沒有皇冕，身上沒有御服，手裏也沒有玉笏，人們能不能認出他是一個皇帝呢？」這問是個「愚問」，臘賓又要罰立，但是他却抗辯着說：「但是，先生，我們不看見皇冕，也不看見御笏，那麼，怎樣能夠認出這人是皇帝或者不是皇帝呢？」這問却是大愚而特愚了，於是臘賓罰跪在地板上。

先生接續說：「我國除了皇帝之外，還有貴族，我們對於貴族應當崇敬，應當服從，因為他們是屬於貴族階級，我們却不過是賤民罷了。」

這時候臘賓正跪着，在我們當中更沒有能發愚問的人，只有一個同級的女孩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但是蘭珂甫（Laughor）是我們校中

一個貴族出身的盲童。也是從男爵底門第中生出來的，他也應該受特別的崇敬和服從麼？」這問可又是一個愚問了，伊也罰立。

先生繼續下去說：「正像在學校裏，有臘賓那些的壞孩子，時常要和先生廝鬧，和先生作對，在國家也有許多壞痞，時常找尋着機會，去和政府廝鬧，和政府作對。這一種壞痞，是叫做「社會黨」「無政府黨」……我們對於這種壞人，應該小心害怕，而且憎惡着纔好啊。」

可是我們當中，卻沒有一個害怕臘賓，也沒一個憎惡臘賓的，反而我們却都愛着臘賓，比別的更愛。我：要是所謂國家當中的壞痞，是學校當中的壞痞一樣好的，那麼，在我看來是毫不足怕的了。

上過了這一課之後，不多幾時，有一位亞歷山大 大微支親王 Prince Sergey Alexandrovich——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底叔父——忽然想起要來參觀

我們底學校。這時候他做了莫斯科總督（總督 General-Gubernilecto 是俄國最高的地方官員，在俄國只有兩個總督：一個駐在彼得格勒，一個駐在莫斯科，他握有全省的軍政民政權。）在一禮拜之前，他們已開始準備一切，把校舍和學生都重新佈置，專候這一位貴客到來。警察和兵士們在學校、亭園，和四周街道中密佈着，防範無政府或革命黨在路上行刺。（按亞歷山大，俄支親王，過了兩三年後，終於被一個無政府黨用炸彈擊死。）

等到了那天，一切都停當了，我們只等着鐘聲一響，便一齊到大廳裏去排隊迎接。但離約定的時間，還差十多分鐘，鐘聲忽然響了起來。我想這大約是敲鐘的人過於巴結的緣故，所以我並不性急，直過了十多分鐘，我纔離了私室到大廳裏去。我剛在路上走時，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把我攔住了，問道：「你到那兒去呢？」

我答說：「我到大廳裏，迎接皇太叔去。」

他又問我吃過了午餐沒有，我說吃過了。他又問午餐好吃不好吃，我便道：

「要是午餐不好吃，難道你願意另給我吃的午餐麼？」

「自然啊，那有什麼不可呢。」那不相識的人說。

「那麼，你每天給我一頓午餐和一頓晚餐，因為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很不好吃呢。」

那不相識的人笑着說：「你雖然不能看見，卻也很愛別人麼？」

「那是一定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底朋友，可是我很愛他們咧。」

「你愛我不愛？」

「我不認識你，要是認識的話，我是不愛你的。但是現在我沒有工夫，而

且也不願意和你講話，因為皇太叔不久就要來哩。」

我說完了這幾句話，便急急忙忙地跑到大廳上去。後來有人告知我，當我和那人講話的時候，先生底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一陣黑，幾乎嚇的動彈不得了。原來和我談話的那個不相識的人，便是親王自己。當他和我說話時，他搖着手，不許別人穿插進來，所以我竟沒有知道他。親王去了之後，我被拘禁在一間特別室裏，他們商議着要把我開除出校。

「你怎麼敢在親王面前，說這樣無禮的話呢？」先生很嚴厲地詰問我。

「但是我想不到他便是親王呀。」

「怎麼會想不到的呢？他底名貴的御服，就算你看_不見，他底胸前華麗的勳章，這在俄國是沒有第二個人會有的，勳章就算你也_不見，他那尊嚴華貴，你總該嗅得來罷。他身旁站着兩名契克沙衛隊，（契克沙 Chelkora

是高加索地方的一種民族，以忠誠驍勇出名，俄國皇宮貴人多招募此種民族，以充近身衛兵。他底身後，站着許多佐領副將，就算你都看不見，但是你總也該嗅得出來罷。」

「不，我委實是嗅不出來。我只當那不相識的人，是派到校裏來站班的一名警察，因為他竟是這樣的冷酷無情的。」

但是後來先生終於饒恕了我了，因為不久我便明白了我自己底深罪大惡。只有我底朋友臘賓，說便是那親王頭上載着寶貴的皇冕，手捧玉笏，前面排着彼得堡的全副禁衛軍，也沒有人會想到他是一個親王，怕也不過當他是一個兇悍無禮的兵士罷了。

四

我已在上文說過，我們底學校是和全世界隔絕的，然而照例每兩禮拜

一次，先生卻同了校役，帶領着我們，到公立的浴室裏去，那所浴室便專讓我們，租用兩三個鐘頭。有一次，在到浴室裏去的途上，我和我底朋友臘賓走的緩了些，便落在後面，和學生底隊伍相隔，已有二三十英尺，校役只管着前面的幾個，所以竟沒有覺察。我和臘賓剛從街上過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問我們，我們便停了下來。

那人問道：「好孩子，你們可知道他們帶領着你們到什麼地方去麼？」我們勉強地脫去了我們底帽子，對那不相識的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溫和地回答說，「是啊，可敬的先生，教師們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哩。」

那不相識的人奇祕地笑着說，「爲什麼去洗澡麼？」

「是啊！可敬的先生啊！我們去洗一個澡，因爲先生說，身體隔了兩禮拜

已是不潔了，須得洗一下子纔是。」

「那麼你們底先生說，精神要過了幾個禮拜，纔變成了不潔呢？」不相識的人問我們。

我們說：「這個先生還沒有和我們說過。」

他笑了一笑又問道：「一個人是很容易弄髒的，只要一分鐘就夠，你們懂得不懂得？」

「啊，對了，可敬的先生啊！在陰雨的天氣，我們私下走到我們底花園裏，立刻就會得弄髒了我們自己，我們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到處都染了污泥了。但在那時候，先生只有責罰我們，訓斥我們，却並沒帶領我們到浴室裏去呢。」

那不相識的人聽了這話，便道：「在現在的時代，到處都是陰雨的天氣，

我們只要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會得弄髒了我們自己，但是先生並不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洗一個澡，却只有訓斥我們，責罰我們罷了。」

這時候是八月的下旬，天氣又晴朗，又乾燥，大約有兩三禮拜沒下雨了，所以我們聽了那不相識者底話，竟是莫明其妙。這時已經有許多人聚了攏來，他們看見我們臉上狐疑的樣子，和半張着口驚愕不定的神氣，都不由地笑了起來。同時有一個先生同了兩個校役，慌忙地趕過來，到了我們這邊，在我們頰上，批了幾下，大怒着道：「你們須得結實地懲罰一下纔好哩！我和你們說過多少次數了，叫你們不要和叫化子去講話！現在你們却在大街上，在大衆面前鬧出這樣的笑柄來！你們到底爲什麼要脫了帽，站在這麼一個污穢的壞痞的前面呢？你們這些不可救藥的瞎眼兒啊！」

他和校役這樣地喊着，很猛烈地把我們拉到別的學生底隊伍邊去了。

到了浴室裏，先生喚我們到另一個房間裏去，他手裏拿着一條戒尺，他說要把我們大大地責罰一頓，因為我們敗壞了學校底名譽，他說：「莫斯科底人民聽得尊貴的盲童學校裏的學生和街上的叫化子談話，他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想起學校教師和這個叫化子來，不知道又要怎麼呢？這樣可怕的叫化子，在我一生都沒有見過，他留着又長又污的指甲，披着一塊污穢的破布，頭髮結的蓬鬆鬆地，從頭頂直到光赤的腳底都是烏黑黑地生滿了無數的蟻虱……」

那一條戒尺，怒氣勃勃地舉在空中，隨後在我底光赤的背上，很命地打了一下，第二下是打到臘寶底身上去，第三下却又是輪到了我。

我那時咬緊了牙齒，也不敢呻吟，也不敢叫喊，但是第二下打在臘寶身上時，他忽然喊起來道：「但是，先生，我們並沒有知道那不相識的人，是這

麼一個可怕的叫化子啊！」

「那麼，你當他是誰？」

臘賓低聲地說：「我當他是個親王哩……」

於是我接上去說：「我們當他胸前懸着華麗的勳章，這一種勳章在俄國除了他是沒第二人會有的……」

一種奇異的呼聲，從先生底喉底發出來，我們聽得這呼聲，像是疑問，像是驚詫，又像是恐怖。戒尺從他手中落起來，躺在地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剎那，先生突然間在他生活中第一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看見了黑暗的「夜之國」，和「夜之國」中的親王，這一位親王從頭頂到了光赤的脚底都是烏黑的生滿了無數的蟻虱，但是他胸前却懸着華麗的胸章，這胸章是在我國除了他，是沒有第二個人會有的。

從浴室出來回到校裏，我們已等待着受嚴厲的懲罰，但先生却沒有說什麼。我想這也許是因為先生不敢把這事情報告校長的緣故，因為教師這樣疎忽，由着學生去和叫化子說話，要是給校長得知了，這是免不了先把教師埋怨一頓的。

現在再說幾句話，結束這一篇短文：從這樣看來，「夜」教給我的事，第一件便是懷疑——懷疑於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他教我不要相信我們底先生底話，他更教我不要聽信一切握權者底號令，什麼事情我都不信，一切的握權者，我都懷疑。我對於「神底善」和「魔底惡」一樣地懷疑，對於一切政府和信賴政府的一切社會也一樣地不信。但是別的瞎子呢，「夜」却教他們把一切都當作真理，教他們各守自己底本分。在我底朋友當中，有一大半的人，他們都聽信先生底話，都服從握權者底號令，全沒

有什麼懷疑的事情。這一類的人，他們在社會當中，早就得到了相當的位置，有的是做音樂師，有的是做教員，有的是做工人，他們都娶了老婆，生了兒子，安安穩穩地度著他們底幸福的生活。只有我呢，却一無所得，至今還是東西南北漂流着。到了這處，不信這處，到了那處，又不信那處。誰能說我將來到了被咒詛的日子，不會站在大街的暗角上，做「夜之國」中的親王呢？誰能說我將來不會伸了手見過路的人求乞呢？……（選覺悟）

旅行南洋漫畫序言

梁紹文

我以爲旅行南洋羣島，是一件最有興味的事。各地有各地的風景，各處有各處的習尚。他雖然沒有倫敦巴黎那樣熱鬧，却是處處都覺得交通敏捷，車馬喧闐。（星架坡一埠有五千多輛汽車）他雖然是位置在熱帶之下，天氣却非常溫和可愛。他雖然沒有瑞士那麼林泉幽雅，却也到處湖山，

春色極其宜人。其他如檳榔嶼的山林秀茂，蘇門答臘的建築新奇，緬甸仰光的金塔巍峨，爪哇茂物的和風時雨，馬來半島的礦場橡園，在世界上總算得一種大觀。

我前後到過南洋兩次，到的地方雖不算多，却也不少，好些朋友都叫我將那些遊記貢獻出來，我也這樣想，並且動身的時候確也照這樣做。但是有件很可惜的事，有使我想起來覺得悲痛的，就是英國殖民政府因為要取締華僑教育的緣故，竟將我在華僑教育總會內的一切文件都沒收去了，所有我各種稿子都散失得乾乾淨淨，——我三年中將心血和墨換得來的遊記稿子也無形無影的一去不返了。因為旅行南洋的遊記，自然也是一種很有興味的記載，我將他這樣子散失了，很是捨不得他。現在有許多朋友，都叫我將他整理出來，我只好將腦筋裏的印象逐一清理一番，

至於從前他們叫我作「海峽殖民地游記」、「蘇門答臘游記」、「緬甸游記」、「爪哇游記」等等名目，現在也只好將他改了，因為體裁一方面，既不限定用遊記式，我想正好將腦筋裏關於南洋的印象，赤裸裸寫出來，所以我就取了「旅行南洋漫畫」這六個字作題目，這就是我作這一篇文章的意思。（選青光）

郵船上的兩個印度人

梁紹文

開行的第二天早上——大約六點鐘光景——我房門輕輕的移動，開了一半，跑進一個印度人來，我掀起被窠睜開一綫朦朧的睡眠，見這個印度人有五十歲光景，面圓而帶着稀稀疎疎的胡鬚，穿一件很舊的短衣，脚着一雙沒有帶子將破而未破的皮鞋，正低着頭在那裏掃房間地，剛剛掃到我床邊，轉頭見我已經醒了，遂說一聲半完不備的英國話：（Good morn

ang Sir)我亦答應他一聲(Good morning)覺得他很誠實樣子，我就問他是那裏的，家中還有什麼人，在這條船執業幾久。他見我不嫌棄他，且很溫和而沒有一點惡意在內，遂放下掃把，站在面盆箱（郵船的洗面盆，都有機關，開闔若箱狀。）傍邊，右足斜立，左足彎起成一三角形，順手將半撇捲烟從破衣袋內抽出，再摸着洋火，一頭吸烟，一頭回答我的話——看他是想趁着這個機會休息一時的意思想。原來他是印度孟賈人，已經是五十三歲了，有一個老婆，娶了三年，去年生下一個女。這條船每次從歐洲到遠東，經過孟賈的時候，他都可以有機會去瞧一瞧他的妻女。他從三十歲起就當船上茶房的職役，直到如今都沒有變動，每月賺二十塊，（印度洋錢。）又經過了許多辛苦波折，好容易積聚了三幾百塊，纔得將一口家眷娶回來。現在有了一個小娃娃，開銷更要比前大，每月賺二十塊錢，除了養妻活

兒外，簡直一些兒動彈不得。他那些話是用斷斷續續的英國話來講，虧我費了一肚子氣力，纔摸着他說的甚麼。他還待要繼續講下去，忽然外面琅琅電鈴聲在那裏亂叫，他連忙執着掃把就跑去。

他走出後，我靠着床欄想一想：五十歲討親的人，在中國通都大邑，雖然很少見着，但在窮鄉僻壤偶然亦可找出一兩個。併且窮苦半生仍不算數，下半世還要作妻子兒孫的馬牛，直至死了爲止，像這樣的在中國也有。不過中國無論窮苦的人，他既然能夠作得兒孫的馬牛，總有多少家庭的樂趣來補足他。例如又窮又盲的乞丐，可謂盡人生之至苦的了，但是那些討飯的盲公拖着討飯的盲婆，得了人家給他們的餞餘以後，必定找一所較靜穆的街頭巷尾，或很雍容的廟宇之一隅，兩個盲夫婦在那裏眉開色笑的過他們數十分鐘的愉快生活。在他們看起來，這數十分鐘何嘗不是他

們的家庭樂趣？但是像這個印度人，既然忙了半生，又復如此替他的妻女作馬牛，一點家庭的樂趣都沒有，這豈不是太乾枯而無味的人生麼？

我忽然憶起，從前有人說過：英國滅了印度的國家，還想將印度的人種漸漸滅絕，所以印度人娶妻都有個限制——非過了四十歲不能結婚，又於他們國民生計上緊緊的壓迫，務使他們不能活動，一方面不使他們餓死，別方面又不使他們飽死，這就是英國人發明的滅國新法，行之於埃及而有效，行之於印度而更收大效。於是日本人亦將他來應用於朝鮮，朝鮮人雖然不願意帶這樣頸套，然一時已經不能脫下了。我將上述的情形想了一會，越想越像，從前聽人講這種道理，還有些信不過，以爲是言之過甚，現在既然有了證人，（印度人）我何妨再明白的問他一下，更得確切的證明呢？到了下午，這個印度人很匆忙的樣子入房來換水，（面盆箱裏的

麟水。我想趁這個機會好問他，遂拿出許多種的問題——如英國人待
遇你怎樣？你在這裏覺得好麼？爲什麼？你青年的時候不討親，等到變了五
十歲的老翁纔初次行結婚禮？你們除了當兵做警察及做蕙役之外，還有
別種生活的門路嗎？……像如此一類的話，向他問了一大頓。起初他探首
出房外望了幾望，很像看有沒有英國人在鄰近，然後纔肯放膽來講的樣
子。後來看見實在沒有英國人在鄰近了，他就一五一十的仍然用那斷斷
續續的英國話來講，頭一句他就說 *English man terypade* 我因爲聽過
他一次了，所以這次較爲容易懂些，有時我真是猜不明白，只得再問他，問
他倘再不懂呢，又演一會手勢，甚至於五官並用，終歸可以明白的了。

兩個人費了一大肚子氣力——一個費力來聽，一個費力來講，正在談
到津津有味的時候，外面忽有敲銅盤的聲音，他又連忙的跑去了。原來是

廚房裏的英國廚司正要尋他抹茶杯碟子預備開四點鐘時候的 After
noon 呢。我將他所講的話尋繹一番，覺得亡國的人民，真是可悲可痛。眼見
着船上的英國侍者，沒有一個不挺起胸昂起首擺出一個大國民的態度，
呼奴喚婢的樣子，役使那班同級的印度人，有時脾氣不合，還要送他一隻
外國火腿，看起來真怪難受啊！據這個印度人的口氣，他五十歲能結得着
婚，還算天幸了，鰥守終身而不能娶的，在他國內算不着一回希奇事！而且
他們除了當兵及執賤役以外，能夠小本營生的，算是宗族親戚之榮，社會
上不多見的了。

在香港差不多要啓行的前兩個鐘頭，一個闊闊然的印度搭客下來，他
住的房就在我斜對面，看他行李的闊綽，態度的傲岸，想是一個紳士階級
的人，度他年幾不滿四十歲，上唇長了一腔東洋鬍子，穿一套新的佛蘭絨

西裝，手拿士的克，足踏光亮亮的皮鞋，臉上現出烏黑而又嚴肅的神氣。見面的頭一日，我們還沒有與他談話，第二日因爲是同桌食飯的關係，情感漸漸好了。又因香港開行後，海景很好，天氣亦清爽，各人都喜歡到甲板上散步。有一次我正和同房姓陳的倚着船舷，看那一碧無際而又微波不興的中國海 *China Sea* 上有許多飛魚，撲前撲後，一如燕子戲水一般。（飛魚之大小亦似燕）極其好看，我們看得興味正濃的時候，那位印度的紳士（這時照我心裏所猜的）亦走近船舷，加入我們的觀魚團，表示一種要好的神氣。他先用很流利的英語問我們是不是日本人，我答應一句「不是」，轉問他一聲從那裏來的，他說是從日本來的，姓陳的連忙接着就叫我問他懂不懂東洋話？他答應一聲「懂得」。那位姓陳的就立即用日本話和他津津有味的談起來了。往日我和西洋人談話的時候，姓陳的總

是呆呆的站着，今日他和印度人講起日本話來，我亦只好呆呆的站着了。等到他們講了一大頓，（差不多半個鐘頭。）我想接着和他（印度人）來談談，誰知食中餐的的鈴已經響了，大家趕着下去修飾洗面，（每逢進餐之先幾分鐘，各人都要入房洗過面，刷一下衣領，梳光頭髮方不失禮。）我只好一同下去，食了餐再講了。

食過餐之後很久，我因為和姓陳的在吸煙室下了兩局棋，精神有些困倦，要回房睡一下。姓陳的亦說疲倦了要睡，大家遂一齊回房。因為我的床位在姓陳的底下，姓陳的床位在我上頭，所以大家睡在各人的床上都可以暢談。我覺得他們今朝談了半點多鐘，一定有許多很好的談話材料，於是問那姓陳的，今朝和這個印度人講的什麼，他說：「這個印度人，原來是一個星架坡的偵探，那年（一九一五，歐戰開始的第一年。）印度兵在星

架坡謀叛，他很替英國的殖民政府出力，殺了許多他同種的印度人，英國殖民政府見他很忠順，的確能夠出力衛護皇家，所以很褒獎他，并且每年給他一份很優厚的差俸，他講得眉飛色舞的樣子，就是爲這件事很得意。至於他會講日本話的本事，這亦是他取得偵探資格之一，據他所講，廣東話福建話都能說得來呢。」

聽了這一番話，聯想到那忠實實每日來打掃房間的印度人，很一會兒我覺得不好過，一個是被人欺，差不多連一件衣服都沒得穿，一個是被入獎勵，闊闊然擺出紳士派頭，但是他們的良心可是兩樣的：一個深怕本國的人得了志，他就失了異族人的豢養，所以他寧願將自己的人殺去，好保存他的祿位，這就是叫「賣種求榮」。一個呢，麵包顧得肚飽，薪水活得妻兒，一日做了十二個鐘頭的工，心君安安泰泰的過了那個長夜，最多或

者念一念「印度不强，印度人怪不得要遭殃」，那就完了，他雖然沒有什麼大益於人，但是他決不至於害人。哈哈！寬廣不過十丈左右的一個艙內，兩個印度人却表現了兩種國民性。（選青光）

中國派的醫生

玄同

有一位中國派的醫生說：「外國醫生動輒講微生物，其實那裏有什麼微生物呢？就算有微生物，也不要緊。這微生物我們既看不見，想必比蝦子魚子還要小，我們天天吃蝦子魚子還吃不死，難道吃了比他小的什麼微生物，倒會死嗎？」我想這位醫生的話講得還不好，我代他再來說一句：「那麼大的牛，吃了還不會死，難道這麼小的微生物，吃了倒還死嗎？」——閒話少講，那位醫生自己愛拿微生物當蝦子魚子吃，我們原可不必去管他，獨是中國這樣的醫生，恐怕着實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訓，去放量吃那

些小的蝦子魚子，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國人給「青天老爺」和「丘八太爺」弄死了還不夠，還有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來幫忙，也未免太可憐了！但是「大夫」醫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無怨，還要敬送「仁心仁術」、「三折之良」、「盧扁再世」的招牌給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中國人自己說自己身體的構造，很有生些特別心在正中，一面一個肝，一面一個肺，這三樣東西的位置，和香爐蠟臺的擺法一樣，這已經很奇怪了。此外還有什麼「三焦」，什麼「丹田」，什麼「泥丸宮」，什麼「氣」，身體裏還有等於金、木、水、火、土的五樣東西，連絡得異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麼「驚風」，什麼「傷寒」，什麼「春溫」，「冬溫」，還有什麼「痰裏火」，「火裏食」。這樣的怪身體，這樣的怪病，自然不能請講生理學的醫

生來醫了。

白雲

郭沫若

魚鱗斑斑的白雲，

波蕩在海青色的天裏：

是首韻和音雅的，

燦爛的新詩。

聽喲，風在低吟，

海在揚聲唱和。

這麼冰感般的，

幽繚的音波。

一念

胡適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註) 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

竹竿尖，是吾村後山名。(選嘗試集)

鴿子

胡適

雲淡高天，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選嘗試集）

人力車夫

胡適

警察法令，十八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皆不得爲人力車夫。

「車子！車子！」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婁。」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飢。」

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

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又是誰？（選嘗試集）

老鴉

胡適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飢——

我不能帶着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選嘗試集）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

胡適

雪色滿空山，擡頭忽見你！

我不知何故，心裏很歡喜。

踏雪摘下來，夾在小書裏。

還想做首詩，寫我歡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難寫，抽出筆來還擱起。（選嘗試集）

新婚雜詩

一

十三年沒見面的相思，於今完結。

把一樁樁傷心舊事，從頭細說。

你莫說你對不住我，

我也不說我對不住你——

且牢牢記取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二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邨簫鼓，

有個人來看女壻。

匆匆別後，便輕將愛女相許。

只恨我十年作客，歸來遲暮，

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墳，斜陽淒楚！

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人訴，阿母臨終語！

三

與新婦同至江村，歸途在楊桃嶺上望江村，廟首諸村，及其北諸山。

重山疊嶂，

都似一重重奔濤東向！

山脚下幾個村鄉，

一百年來多少興亡，不堪回想！更不須回想！

想十萬萬年前，這多少山頭，都不過是大海裏一些兒微波暗浪！

四

吾訂婚江氏，在甲辰年，戊申之秋，兩家皆準備婚嫁，吾力阻之，始不果行。然此次所用嫁粧，猶多十年舊物。吾本不欲用爆竹，後以其爲吾母十年前所備，不忍不用之。

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粧，我家備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這十年來，換了幾朝帝王，看了多少興亡，

鏤了你嫁奩中的刀翦，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

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越陳偏越響！

五

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

沒滿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別。

昨夜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

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格外清圓，格外親切！

你該笑我，飽嘗了作客情懷，別離滋味，還逃不了這個時節！（選嘗試集）

新聞記者之日日

P T

「大好春光，給雨落完了。」

「你的快樂都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天便晴了，你幹什麼？」

「天天下雨，悶不悶？」

「春雨綿綿，農家好種田啊！」

「農家嗎？管他！」

「上車時候稍不小心，衣裾便沾了泥，這種天氣真是了不得！」

「你沒有瞧見車夫，上身淋着雨，下身盡是泥！」

「誰叫他做車夫？」

「誰叫你坐車！」

「我們不坐車，車夫就要餓死了！」

「社會上沒有坐車的人，決不有拉車的人，沒人拉車，怎得餓死的車夫？」

「這是你的強辯！」

「這是你的虛偽！難道你坐車的動機是慈善心，是怕車夫餓死？」

「我因為腿弱，所以坐車！」

「你因爲坐車，所以腿弱！」（選青光）

國語文讀本 第二冊



一七四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8
509674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805 2